

利五



林子全集

金陵中一堂重梓

門人僧真懶叅閱

混虛氏曰。先衍也者。衍先也。先能生天。先能生地。先能生日。先能生月。先能生人。人惟得其先也。故能衍天。衍地。衍日。衍月。而天地日月各足於人之先。而人莫之知也。

四

天

冊

此衍當令圖之以象形體為是。今乃文之以字者。抑豈不知當其時也。不有文字乎。蓋直取其便爾。

三

行

一

爾虛子曰。此太虛之衍也。夫既曰先衍矣。而又曰太虛之衍者。何也。先也者。太虛也。而莫爲之先者。太虛也。而自生之。而自成之。而無所待於衍者。衍也。其衍。北天。南地。東日。西月。斯時也。而人尚未生焉。故其中虛。然太虛者。虛空而已矣。而其曰北天者。何也。但虛空中自浮其氣於其上爾。蓋有莫之爲而爲之者。其始天乎。其曰南地者。何也。但虛空中自凝其形於其下爾。蓋有莫之爲而爲之者。其始地乎。其曰東日者。何也。但虛空中自陽其魄於之爲而爲之者。其始月乎。其曰西月者。何也。但虛空中自陰其魄於其夜爾。蓋有莫之爲而爲之者。其始月乎。

天人

爾虛子曰。此混虛氏之衍也。衍之而未嘗衍矣。仍其所自生也。仍其所自成也。其衍亦北天。亦南地。亦東日。亦西月。斯時也。而人則既生矣。故其中人。

人曰。混虛氏。非人與。爾虛子曰。混虛氏人也。然則位天地日月之中者。非混虛氏其人與。爾虛子曰。豈必混虛氏。後世有混虛氏者出焉。則亦能位天地日月之中矣。

混虛氏章

爾虛子曰。天未始天也。而太虛其始生天乎。夫太虛之所以生天者。豈其有以虛之而氣。氣之而北。北之而天乎。藉言有以氣之北之天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惡能氣而北之以生天乎。地未始地也。而太虛其始生地乎。夫太虛之所以生地者。豈其有以虛之而形。形之而南。南之而地乎。藉言有以形之南之地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惡能形而南之以生地乎。日未始日也。而太虛

其始生日乎。夫太虛之所以生日者。豈其有以虛之而魂魄之而東。東之而日乎。藉言有以魂之東之日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惡能魂而東之以生日乎。月未始月也。而太虛其始生日乎。夫太虛之所以生月者。豈其有以虛之而魄魄之而西。西之而月乎。藉言有以魄之西之月之矣。則亦不可謂之太虛。而又惡能魄而西之以生日乎。爾虛子曰。太虛北其氣而生天焉。天固未始名也。而混虛氏以其氣之北。而名之爲天乎。天名矣。而

復文字之以語人曰。其氣之浮者。天其名乎。故天下萬世羣而呼之之謂天矣。太虛南其形而生地焉。地固未始名也。而混虛氏以其形之南。而名之爲地乎。地名矣。而復文字之以語人曰。其形之凝者。地其名乎。故天下萬世羣而呼之之謂地矣。太虛東其魂而生日焉。日固未始名也。而混虛氏以其魂之東。而名之爲日乎。日名矣。而復文字之以語人曰。其魂之晝者。日其名乎。故天下萬世羣而呼之之謂日矣。太虛西其魄而生月焉。月固未始

名也。而混虛氏以其魄之西。而名之爲月乎。月名矣。而復文字之以語人曰。其魄之夜者。月其名乎。故天下萬世羣而呼之之謂月矣。

爾虛子曰。有以混虛氏爲天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天也。有以混虛氏爲非天乎。則混虛氏乃天之先矣。而非天也。有以混虛氏爲地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地也。有以混虛氏爲非地乎。則混虛地之先矣。而非地也。有以混虛氏爲日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日也。有以混虛氏爲非日乎。則混虛

氏乃日之先矣。而非日也。有以混虛氏爲月乎。則混虛氏人矣。而非月也。有以混虛氏爲非月乎。則混虛氏乃月之先矣。而非月也。故以人之形而言之。形其有大小乎。而人之形。其小於天。小於地。小於日。小於月者乎。以人之先而言之。先其無大小乎。而人之先其大於天。大於地。大於日。大於月者乎。

爾虛子曰。混虛氏其先乎人而先者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天而先也。人之先也。其天之

先乎。天之先也。其人之先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地而先也。人之先也。其地之先乎。地之先也。其人之先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日而先也。人之先也。其日之先乎。日之先也。其人之先乎。惟其先乎人而先也。故能先乎人之先也。其月之先乎。月之先也。其人之先乎。人曰。如此。則我其天地日月乎。爾虛子曰。天地日月。我也。先也。天不先。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天乎。故天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於我也。我也者。以天之先。而

先天也。地不先。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地乎。故地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於我也。我也者。以地之先。而先於地也。日不先。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日乎。故日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於我也。我也者。以日之先。而先於日也。月不先。其能我乎。我不先。其能月乎。故月也者。以我之先。而先於我也。我也者。以月之先。而先於月也。人曰。太虛也者。太虛而已矣。先行也者。先行而已矣。何以謂之混乎。何以謂之先乎。其有混乎。其無混乎。其混之先乎。其先之混乎。爾虛子曰。混其先

乎。故先也者混也。混天地日月而先之也。先其混乎。故混也者先也。先天地日月而混之也。其有所混而先乎。其無所混而先乎。其有所先而混乎。其無所先而混乎。不可得而知也。太虛而已矣。混其先而衍之乎。衍之而無待於混乎。先其混而衍之乎。衍之而無待於先乎。不可得而知也。太虛而已矣。其有所混而虛乎。其無所混而虛乎。其有所先而虛乎。其無所先而虛乎。不可得而知也。太虛而已矣。

爾虛子曰。太虛以其虛而混。混虛氏之虛乎。混虛氏以其虛而混。太虛之虛乎。人曰。混虛氏其混太虛乎。太虛其混混虛氏乎。爾虛子曰。混虛氏其太虛乎。其混太虛乎。太虛其混混虛氏乎。其混混虛氏乎。人曰。大虛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太虛其不可得而混乎。爾其觀之河海乎。族乎水者。莫神於龍。而諸凡賴水以水者。一水也。其有不混於水者乎。爾其觀之天地乎。靈乎氣者。莫貴於人。而諸凡賴氣以氣者。一氣也。其有不混於氣者乎。爾

其觀之太虛乎。附於虛以積氣積形者。莫大於天地。而諸凡賴虛以虛者。一虛也。其有不混於虛者乎。人曰。信斯言也。則凡徧滿諸太虛中皆物。則皆混太虛也。而况人乎。而奚獨混虛氏之混太虛乎。爾虛子曰。混虛氏人也。惡乎人而不混太虛乎。人曰。人混太虛矣。惡乎我而不混太虛乎。爾虛子曰。爾亦人也。惡乎爾而不混太虛乎。人曰。我其混太虛矣。惡乎人而不以我爲混虛氏乎。爾虛子曰。惡乎人而以爾爲混虛氏乎。而混虛氏之所以爲混虛氏者。非爾也。

爾虛子曰。太虛之虛其生天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天。太虛之虛其生地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地。太虛之虛其生日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日。太虛之虛其生月乎。而人心之虛亦能生月。人曰。夫人上而覆於天也。豈其能生天乎。夫人下而載於地也。豈其能生地乎。夫人晝而照於日也。豈其能生日乎。夫人夜而照於月也。豈其能生月乎。爾虛子曰。我之心先天而天天也。故其能生天乎。我之心

先地而地地也。故其能生地乎。我之心。先日而日也。故其能生日乎。我之心。先月而月月也。故其能生月乎。故天而覆也。其皆我之覆乎。地而載也。其皆我之載乎。日而晝也。其皆我之晝乎。月而夜也。其皆我之夜乎。而况乎天也。不有我之先天而天天焉。則其天也。其能覆乎。而况乎地也。不有我之先地而地地焉。則其地也。其能載乎。而况乎日也。不有我之先日而日日焉。則其日也。其能晝乎。而况乎月也。不有我之先月而月月焉。則其月也。其能夜乎。

人曰。混虛氏豈其能先天而天天乎。混虛氏豈其能先地而地地乎。混虛氏豈其能先日而日日乎。混虛氏豈其能先月而月月乎。爾虛子曰。惡乎混虛氏之不先天而天天乎。太虛之先天而天天者。混虛氏之先天而天天也。惡乎混虛氏之不先地而地地乎。太虛之先地而地地者。混虛氏之先地而地地也。惡乎混虛氏之不先日而日日乎。太虛之先日而日日者。混虛氏之先日而日日也。惡乎

混虛氏之不先月而月月乎。太虛之先月而月月者。混虛氏之先月而月月也。

人曰。混虛氏其先乎天。而混天之先乎。天其可得而先而天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天之不可得而先。而天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人曰。混虛氏其先乎地。而混地之先乎。地其可得而先。而地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地之不可得而先。而地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人曰。混虛氏其先乎日。而混日之先乎。日其

可得而先。而日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日之不可得而先。而日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人曰。混虛氏其先乎月。而混月之先乎。月其可得而先。而月之先也。其可得而混乎。爾虛子曰。惡乎其月之不可得而先。而月之先也。其不可得而混乎。

爾虛子曰。天天也者。心乎其天焉者乎。地地也者。心乎其地焉者乎。日日也者。心乎其日焉者乎。月月也者。心乎其月焉者乎。人曰。天其有心乎。爾虛

子曰。有。天無心也。其能天乎。人曰。地其有心乎。爾
虛子曰。有。地無心也。其能地乎。人曰。日其有心乎。
爾虛子曰。有。日無心也。其能日乎。人曰。月其有心
乎。爾虛子曰。有。月無心也。其能月乎。

爾虛子曰。太虛其有心乎。人曰。惡乎。太虛虛也。之
有其心乎。爾虛子曰。惡乎。太虛虛也。之不有其心
乎。而諸凡太虛中之靈而心者。其皆太虛之有以
心其心乎。爾虛子曰。太虛其有身乎。人曰。惡乎。太
虛虛也。之有其身乎。爾虛子曰。惡乎。太虛虛也。之

不有其身乎。而諸凡太虛中之形而身者。其皆太
虛之有以身其身乎。爾虛子曰。混虛氏其無心乎。
人曰。惡乎。混虛氏人也。之無其心乎。爾虛子曰。惡
乎。混虛氏人也。之有其心乎。太虛之無心。混虛氏
之無心也。若混虛氏之心其心矣。惡乎。其能混虛
而太虛乎。爾虛子曰。混虛氏其無身乎。人曰。惡乎。
混虛氏人也。之無其身乎。爾虛子曰。惡乎。混虛氏
人也。之有其身乎。太虛之無身。混虛氏之無身也。
若混虛氏之身其身矣。惡乎。其能混虛而太虛乎。

爾虛子曰。太虛其無心乎。其有心乎。太虛雖虛也。而不得不炯之。而神矣。惡乎太虛中之心。而非太虛之心乎。太虛其無身乎。其有身乎。太虛雖虛也。而不得不散之。而氣矣。惡乎太虛中之身。而非太虛之身乎。混虛氏其有心乎。其無心乎。混虛氏雖人也。而不自有其心矣。惡乎混虛氏而非太虛之無心乎。混虛氏其有身乎。其無身乎。混虛氏雖人也。而不自有其身矣。惡乎混虛氏而非太虛之無身乎。太虛其無心而有心乎。混虛氏其有心而無心乎。太虛其無身而有身乎。混虛氏其有身而無身乎。

人曰。混虛氏其虛乎。而天也。地也。日也。月也。其亦虛乎。爾虛子曰。天有其氣矣。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在於氣。而在於虛也。地有其形矣。而地之所以爲地者。不在於形。而在於虛也。日有其魂矣。而日之所以爲日者。不在於魂。而在於虛也。月有其魄矣。而月之所以爲月者。不在於魄。而在於虛也。然而氣也。形也。魂也。魄也。豈足以礙其虛也。而不太

太虛虛也。顧有在於不生天。不生地。不生日。不
月。虛其虛也。而後謂之太虛乎。人曰。混虛氏虛也。
而名天。而名地。而名日。而名月。而謂之混虛氏也。
可乎。爾虛子曰。混虛氏虛也。而名天。而名地。而名
日。而名月。而謂之混虛氏也。不可乎。豈其混虛氏
虛也。顧有在於不名天。不名地。不名日。不名月。虛
其虛也。而後謂之混虛氏乎。

人曰。太虛也者。太虛也。而生天。而生地。而生日。而
生月。不其有象乎。不其有形乎。不其有可見之迹

乎。爾虛子曰。其無生無象無形無見者。其太虛乎。
其有生有象有形有見者。其亦太虛乎。人曰。混虛
氏也者。混虛也。而名天。而名地。而名日。而名月。不
其有文乎。不其有字乎。不其有可言之實乎。爾虛
子曰。其無名無文無字無言者。其混虛氏乎。其有
名有文有字有言者。其亦混虛氏乎。故太虛其虛
乎。惡得以無生無象無形無見。而謂之太虛乎。惡
得以有生有象有形有見。而不謂之太虛乎。而太
虛之所以爲太虛者。其殆非人之所能測識者乎。

混虛氏其混虛乎。惡得以無名無文無字無言。而謂之混虛氏乎。惡得以有名有文有字有言。而不謂之混虛氏乎。而混虛氏之所以爲混虛氏者。其殆非人之所能測識者乎。

人曰。太虛也者。固不自知其能衍天。能衍地。能衍日。能衍月矣。而混虛氏之衍天。衍地。衍日。衍月也。豈亦不之知乎。爾虛子曰。惡乎其知之乎。人曰。豈其真有所不知乎。爾虛子曰。惡乎其不知之乎。人曰。惡乎其謂之不知乎。又惡乎其謂之知乎。而其所以不知。所以知者。幸以告我也。爾虛子曰。余惡乎知混虛氏之所以不知。而以告爾乎。又惡乎知混虛氏之所以知。而以告爾乎。

爾虛子曰。藉言天而自有其氣也。而曰我天也。是亦天而已矣。惡乎其爲天之先而先天乎。藉言地而自有其形也。而曰我地也。是亦地而已矣。惡乎其爲地之先而先地乎。藉言日而自有其魂也。而曰我日也。是亦日而已矣。惡乎其爲日之先而先日乎。藉言月而自有其魄也。而曰我月也。是亦月

而已矣。惡乎其爲月之先而先月乎。藉言人而自有其身也。而曰我人也。是亦人而已矣。惡乎其爲人之先而先天地日月之先乎。

人曰。人也者。後乎天地日月而生焉者也。而天地日月之先。豈不太虛而無有乎。爾虛子曰。惡得其謂之無有乎。人曰。願聞其所以有。爾虛子曰。我也。既我矣。非有而何。人曰。人既無有矣。而惡乎有爾之所謂我乎。爾虛子曰。我非以我之我爲有也。我乃以我之先爲有也。我之先太虛也。而天地日月之先。孰非太虛之先乎。孰非太虛之先。孰非我之先乎。孰非我之先。孰非我之有乎。

人曰。混虛氏先矣。豈其盡乎人也。亦皆有其先乎。爾虛子曰。惡乎人之不有其先乎。人曰。豈其能以其先也。衍天衍地衍日衍月。如混虛氏者乎。爾虛子曰。惡乎其人之不能以其先也。衍天衍地衍日衍月。如混虛氏者乎。特混虛氏能以其先也。衍天衍地衍日衍月。而無愧於太虛之所以虛而先之也。而人之不能衍天衍地衍日衍月也。豈其太虛

無以虛而先之而異於混虛氏者乎。

人曰。人也者人也。人固不能混太虛矣。其亦不知其能混混虛氏乎。爾虛子曰。人豈有不能混混虛氏乎。人能混混虛氏則亦混太虛矣。人曰。敢問人之所以能混混虛氏以混太虛者。爾虛子曰。太虛而已矣。人曰。人安能太虛。敢問太虛之所以太虛與夫混虛氏之所以太虛者。爾虛子曰。太虛者太虛也。而混虛氏之何思何慮亦太虛也。人而不能太虛。混虛氏者鑿乎其思也。鑿乎其慮也。人豈其虛乎。

太虛是我體。天地皆吾用。太虛天地我無。共無不

而已矣。人曰：人安能太虛？故問太虛之所以太虛。
盡乎。天混虛氏之所以太虛者，謂虛者曰：太虛者太
虛也。則其太虛，惡乎人而不歸於虛也。且以是太
無育何思何慮之辨乎。嗚呼！何思何慮之辨，則其

先詠

我先天地用。我用天地先。我超天地外。我在天地
前。

太虛是我體。天地皆吾用。太虛天地我。無共無不
共。

太虛天地我。渾淪一大道。何處非我身。生可死亦
可。

未發之謂中。無復得而論。將先問太虛。太虛不可
問。

問先向天地。天地莫能對。天地總不知。覆載自成位。

問先混虛氏。混虛氏不對。豈其不欲言。似有塞其兌。

先天天弗違。大易繫之辭。孔聖無知也。知者其阿誰。

望道未之見。文王亦不識。聲臭俱泯時。於穆眇無迹。

豈曰文尼父。犧堯夏氏禹。藉言共一堂。相對亦忘

語。

太虛能生天。天亦能生我。天地太虛中。與我同一道。

太虛能生我。我亦能生天。太虛元是我。天地共一先。

渾沌迨於今。今古只一瞬。跬步距天外。其間不能寸。

終乎其無終。始乎其無始。終始始復終。太虛而已矣。

太虛混混。虛混混。虛混混。太虛。太虛。混。虛。氏。神化自如。

如。

周流於六虛。六虛何者是。天地此無窮。我心亦不

異。

天地皆我心。我為天地先。日月皆我心。我為日月

先。

盈盈太虛中。莫非我之心。莫非我之心。莫非我之

先。

莫非我之心。莫非我之先。我心即我先。浩乎其無

邊。

莫非我之先。莫非我之心。我先即我心。勿向心外

尋。

太極不為先。尚有太極前。太乙不為先。亦有太乙

前。

夫靜而曰先。有靜即非先。天體而曰先。有體即非

先。

天地如許大。吾身何其小。大小非所論。反觀得其

妙。

林
其妙竟何如。天人一太虛。茫茫太虛裡。天地非有餘。

天。其妙不可言。太虛是我先。天先卽是我。我先卽是

人曰。夫太虛能生天生地。固矣。惡乎人也。其能生天生地乎。爾虛子曰。太虛之太虛。人之太虛也。惡乎人也。其不能生天生地乎。人曰。天開地闢。而人未始生矣。惡乎人也。其能生天生地乎。爾虛子曰。信斯時也。人固未始生矣。而人之太虛也。不旣先

而有乎。故太虛也者。徹天徹地。徹人徹物。徹古徹今。徹內徹外。徹大徹小。徹通徹塞。而莫非太虛也。故未有天地也。而天地之太虛在太虛。旣有天地也。而太虛之太虛在天地。未有人也。而人之太虛在太虛。旣有人也。而太虛之太虛在人。夫未有人也。而人之太虛則在太虛矣。惡乎太虛之生天生地。而非人之生天生地乎。

也而太虛之太虛也。天此未育人也。而人之太虛也。始未有天此也。而天此之太虛也。太虛有天地今始內始也。始大始小始。始而莫非太虛也。而育乎始太虛也。昔始天始地始人始物始古始

先行衍

爾虛子曰。先行衍也者。衍先行也。太虛之衍。北乎其天。南乎其地。東乎其日。西乎其月。先行之衍。亦北其天。亦南其地。亦東其日。亦西其月。仍其定位也。而中其人。先行衍之衍。北之南之。東之西之。縱之橫之。員之方之。而人乃心天地日月之心。以為心焉。故不列於衍。而其衍也。不居左。衍縱衍二。衍橫衍二。衍縱橫還元衍一。衍縱橫復初衍一。衍縱橫方員衍二。凡八。其例也。

衍縱衍

天

天

初衍地

日

又次衍

上中下

爾虛子曰。天位乎上。其衍自上而下。

地

日

又次衍

月

次衍

地

初衍

丁中上

爾虛子曰。地位乎下。其衍自下而上。

衍橫衍

日

日

初衍

無

天

次衍

母

地

又次衍

母

爾虛子曰。日生於東。其衍自東而西。

月

月

又次衍

無

日

次衍

母

月初衍

爾虛子曰。月生於西。其衍自西而東。

衍縱橫還元衍

日
日
元

天天元
地地元

元
月
月

爾虛子曰。元也者。先也。衍之先也。不可得而衍也。如天衍天位。而值其變焉。是變天復天。天天而未始天者。其元也。重作縱衍。亦自上而下。地衍地位。而值其變焉。是變地復地。地地而未始地者。其元也。重作縱衍。亦自下而上。日衍日位。而值其變焉。是變日復日。日日而未始日者。其元也。重作橫衍。亦自東而西。月衍月位。而值其變焉。是變月復月。月月而未始月者。其元也。重作橫衍。亦自西而東。衍縱橫復初衍。

日初位

天初位

地初位

月初位

爾虛子曰。此先衍之定位也。定位者。初位也。如天西之而月也。數值月位。變天而月。以復其月之初位也。變衍自西而東。地東之而日也。數值日位。變地而日。以復其日之初位也。變衍自東而西。日南

之而地也。數值地位。變日而地。以復其地之初位也。變衍自下而上。月北之而天也。數值天位。變月而天。以復其天之初位也。變衍自上而下。

衍縱橫方員衍

心天後衍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初

前

方

天

天

天

爾虛子曰。天衍人位者。是心中有一天也。而數值
焉。不變變則失其心之天矣。由是以心之天。北之
南之。而縱其衍也。由是以心之天。東之西之。而員
其衍也。由是以心之天。隅而四之。而方其衍也。先
北後南。先左後右者。天以陽而衍也。其地陰也。反
是。

心日後衍

日衍五

日衍四

日衍三

日衍三

日衍前

日衍四

爾虛子曰。日衍人位者。是心中有一日也。而數值
焉。不變變則失其心之日矣。由是以心之日。東之
西之。而橫其衍也。由是以心之日。北之南之。而員
其衍也。由是以心之日。隅而四之。而方其衍也。先
左後右。先北後南者。日以陽而衍也。其月陰也。反
是。

乎。而我之所行者。月馬已爾。而非先也。而况余乎。
衍其所衍之天。尚恐不足以達天。而况天之先乎。
衍其所衍之地。尚恐不足以達地。而况地之先乎。
衍其所衍之日。尚恐不足以達日。而况日之先乎。
衍其所衍之月。尚恐不足以達月。而况月之先乎。
故先衍也者。衍乎其先。而與上知者衍也。先衍衍
也者。衍乎其衍。而與知者衍也。

爾虛子曰。衍以先名者。何也。曰。易曰。連山曰。歸藏
曰。先。皆其名也。故先也者。先也。而未始一也。一尚
未有。而况所謂天地者乎。而况所謂日月者乎。所
謂天地日月者。先之衍也。

爾虛子曰。衍之義。衍也。故衍也者。羨也。羨之而廣
大之者。衍也。衍也者。演也。演之而文字之者。衍也。
衍从水。从行。如水之行也。水自混混中溢出。而放
於海者。流衍其義也。故有不待疏決。而水自行者。
衍之而未始衍也。有有待疏決。而水乃行者。衍之
而有所衍也。

爾虛子曰。未始一者。先也。先而衍之。而一生焉。衍

之未始衍也。一也者。太極也。太極而復衍之。而天地日月生焉。衍之而未始衍也。

爾虛子曰。太虛之衍。而自生之。不衍而生也。而自成之。不衍而成也。如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生成之數。而非有所於衍者。衍也。若先衍之。衍。仍其所自生也。而非有所於生而衍之也。仍其所自成也。而非有所於成而衍之也。故太虛之衍。是乃本然之體。而非人矣。混虛氏之衍。雖曰本然之體。而倣之者人矣。

人問衍之先於爾虛子。爾虛子曰。不知也。又問。爾虛子曰。不知也。然則孰知之。爾虛子曰。惟能衍先者。其知衍之先乎。故知衍之先者。則能天而天之。而不知有天者。先也。地而地之。而不知有地者。先也。日而日之。而不知有日者。先也。月而月之。而不知有月者。先也。

爾虛子曰。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天之先乎。然則天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氣異而先同也。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地之先乎。然則地之先也。與

人之先同與。曰。然。形異而先同也。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日之先乎。然則日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魂異而先同也。混虛氏其以人之先。衍月之先乎。然則月之先也。與人之先同與。曰。然。魄異而先同也。

爾虛子曰。北亦有中者。天之中也。南亦有中者。地之中也。東亦有中者。日之中也。西亦有中者。月之中也。若中也者。中天地日月之中爲中者。人之中也。人曰。豈其人也。能中天地日月而中乎。爾虛子

曰。人之所以能中天地日月而中者。非以其人焉。能中天地日月而中者。乃以其人之先焉。能中天地日月而中者。然則天地日月也。不有其先乎。爾虛子曰。天地日月亦皆先也。夫天地日月先矣。而奚獨人之先也。而能中天地日月而中乎。人之所以能中天地日月而中者。以其有以先天地日月而先也。人惟有以先天地日月而先也。故不徒足以三才乎天地。亦且足以成能乎天地。不徒足以並明乎日月。亦且足以增光乎日月。

爾虛子曰。先衍之衍。衍之體也。先衍衍之衍。衍之用也。夫先也者。體也。衍也者。用也。先衍之衍。而謂之體者。用之體也。先衍衍之衍。而謂之用者。用之用也。

爾虛子曰。一天一地者。日月之體也。一日一月者。天地之用也。人亦天地之用也。而天地爲體。天地亦人之用也。而人爲體。人亦日月之用也。而日月爲體。日月亦人之用也。而人爲體。

爾虛子曰。夫世人而以形爲用也。則去。內有外。有內有外。則有體有用。至於不以形用。而用乎其先者。則無內無外。無內無外。則無體無用。故言乎其體。體乎其用也。言乎其用。用乎其體也。然天地日月體也。而體人之用。人用也。而用天地日月之體。人體也。而體天地日月之用。天地日月用也。而用人之體。

爾虛子曰。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孰爲體。孰爲用。混而一之者。先也。故天之能覆物者。天之用也。亦我之用也。而天之所以能覆物者。天之體也。亦

我之體也。地之能載物者。地之用也。亦我之用也。而地之所以能載物者。地之體也。亦我之體也。日月之能照臨乎物者。日月之用也。亦我之用也。而日月之所以能照臨乎物者。日月之體也。亦我之體也。諸凡雨風露雷之變態也。山嶽河海之流峙也。昆蟲草木之生化也。亦莫非我之體也。亦莫非我之用也。

爾虛子曰。我而靜也。則天地日月與我而同其靜也。我而動也。則天地日月與我而同其動也。天地

日月而靜也。則我與天地日月而同其靜也。天地日月而動也。則我與天地日月而同其動也。人曰。靜非其體。而動非其用。與。爾虛子曰。若以靜爲體。則靜非體也。若以動爲用。則動非用也。然則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與。爾虛子曰。惡得其有體有用。有靜有動乎。夫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則皆有體有用。有靜有動矣。而曰。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者。吾竊惑焉。爾虛子曰。惡乎其無體無用。無靜無動乎。故體而無體。用而無用。靜而無靜。動而無動者。天

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一也。人曰。天也。地也。日也。月也。人也。豈其靜也。果能與之而同其體。而其動也。果能與之而同其用。與爾虛子曰。莫非體也。莫非用也。莫非靜也。莫非動也。而莫非先也。故天也。地也。日也。月也。無體無用。無靜無動。而以我也。為體為用。為靜為動者。其先乎。故先也者。始天地而始之。而至於未始也。終天地而終之。而至於未始終也。人曰。何

其久與。殊不知特在我一呼吸間爾。而非久也。北而北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北也。南而南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南也。東而東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東也。西而西之。而至於不可得而復西也。人曰。何其遠與。殊不知特在我一只尺間爾。而非遠也。夫其先也。本如其久且遠矣。豈其靜也。不能與天與地與日與月而同其體乎。又豈其動也。不能與天與地與日與月而同其用乎。爾虛子曰。靜也者。天地之體也。動則天而地之。亦

復爲月。地而天之。亦復爲日。動也者。日月之用也。靜則日而月之。亦復爲地。月而日之。亦復爲天。爾虛子曰。天而日之。地而月之。體而用也。日而天之。月而地之。用而體也。

爾虛子曰。縱而衍之。天衍始於北也。地衍始於南也。橫而衍之。日衍始於東也。月衍始於西也。縱縱橫橫。則東西南北之位定矣。縱而橫之。橫而縱之。則東西南北之位易矣。

爾虛子曰。天北也。而南之。則地矣。地南也。而北之。則天矣。日東也。而西之。則月矣。月西也。而東之。則日矣。

爾虛子曰。天北也。而東之。則日矣。地南也。而西之。則月矣。日東也。而北之。則天也。月西也。而南之。則地矣。

爾虛子曰。初衍而天。當作縱衍。初衍而地。亦作縱衍。初衍而日。當作橫衍。初衍而月。亦作橫衍。爾虛子曰。初衍而天。自上下也。初衍而地。自下上也。初衍而日。自東西也。初衍而月。自西東也。

爾虛子曰。天也。地也。日也。月也。皆內嚮。而人南嚮。不變者。人背陰而面陽也。故天而人焉。天卽人也。天亦南嚮。地而人焉。地卽人也。地亦南嚮。日而人焉。日卽人也。日亦南嚮。月而人焉。月卽人也。月亦南嚮。

爾虛子曰。中衍天焉。人而天也。天其心乎。中衍地焉。人而地也。地其心乎。中衍日焉。人而日也。日其心乎。中衍月焉。人而月也。月其心乎。

爾虛子曰。人天。而天其心也。卽天卽人。卽以天爲用矣。人地。而地其心也。卽地卽人。卽以地爲用矣。人日。而日其心也。卽日卽人。卽以日爲用矣。人月。而月其心也。卽月卽人。卽以月爲用矣。

爾虛子曰。人有定位。而不列於衍者。天有天心。地有地心。日有日心。月有月心。而人也者。心乎其心者也。人曰。此所謂心者。豈非世人之所謂心也。而在身之內。與。爾虛子曰。否。若余之所謂心者。充滿太虛。而非有內外矣。故宇宙之內。皆太虛也。而亦皆我之心也。宇宙之外。皆太虛也。而亦皆我之心。

也。此其所以能心天地日月之心以爲心乎。

爾虛子曰。人也者。以衍天。以衍地。以衍日。以衍月。爲者也。若天也。地也。日也。月也。而不得其人焉。其誰與衍之。而况人也。亦惟自其身中之天也。地也。日也。月也。推而衍之爾。

爾虛子曰。衍以四爲準。天一。地二。日三。月四。衍或以文字。或以日時。或以金石。或以草木。諸凡見聞之所可衍者。數其三而衍之。無不可者。

爾虛子曰。衍觀其變焉。數之而值其位者。變也。值天。值地。值日。值月。變。值人。不變。

爾虛子曰。天而日也。而月也。地而日也。而月也。變。衍當作橫衍。天而地也。地而天也。變。衍亦作縱衍。日而天也。而地也。月而天也。而地也。變。衍當作縱衍。日而月也。月而日也。變。衍亦作橫衍。

爾虛子曰。衍北乎天矣。而地也。日也。月也。或入天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天之元始者。天之天也。衍南乎地矣。而天也。日也。月也。或入地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地之元始者。地之地也。衍東乎日

矣。而天也。地也。月也。或入日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日之元始者。日之日也。衍西乎月矣。而天也。地也。日也。或入月之位。而值其變焉。以復其月之元始者。月之月也。

爾虛子曰。天變。地變。日變。月變。而人不變者。何也。蓋天也。地也。日也。月也。我得而衍之。我得而變之。我得而東之。西之。南之。北之。我得而縱之。橫之。員之。方之。故其人不變。人或變矣。而失其中之主矣。是豈能衍天。衍地。衍日。衍月。陳而列之者乎。又豈能變天。變地。變日。變月。斡而旋之者乎。

爾虛子曰。人天也。數起於子。人地也。數起於丑。人日也。舒精於卯。人月也。吐華於酉。

爾虛子曰。變。人天也。卽其衍之數。而益以子之成數。順而數之矣。人地也。卽其衍之數。而益以丑之生數。逆而數之矣。日上法天。數益以卯者。成數也。月下效地。數益以酉者。生數也。故陽也者。先乎陰而生。陰也者。後乎陽而成。

爾虛子曰。衍縱橫方員衍。不曰變。而曰後者。何也。

後也者。後乎其前。而非變也。

爾虛子曰。行。或從北而南。或從南而北。或從東而西。或從西而東。而北也。南也。東也。西也。其皆由於人之心乎。變。或縱而縱。或縱而橫。或橫而橫。或橫而縱。或員或方。而縱也。橫也。員也。方也。其皆由於人之心乎。

爾虛子曰。人而天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天也。而心之。天不可變矣。人而地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地也。而心之。地不可變矣。人而日焉。縱

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日也。而心之。日不可變矣。人而月焉。縱之。橫之。方之。員之。而皆月也。而心之。月不可變矣。人曰。心其不可變乎。爾虛子曰。心也者。惡得而變諸。故心而天矣。無所往而不爲天焉。而有時乎其地者。地而天也。而有時乎其日者。日而天也。而有時乎其月者。月而天也。亦猶心而仁矣。無所往而不爲仁焉。而有時乎其義者。義而仁也。而有時乎其禮者。禮而仁也。而有時乎其知者。知而仁也。又不觀四民之有定業者乎。人而業乎。

其士也。終其身士焉。斯可謂之士矣。人而業乎其農也。終其身農焉。斯可謂之農矣。若今日士矣。明日農矣。又明日工矣。商矣。其能士乎。其能農乎。其能工乎。其能商乎。不士不農。不工不商。則其凶也。咎也。從可知矣。豈必謀之鬼神。而後能知吉知凶。知休知咎也哉。

人曰。羨演二義。則既知之矣。而曰流行之衍者。何也。爾虛子曰。水之混混者。水之元初也。故混混而出者。實而虛也。盈科而行者。虛而實也。由是自東

自西。自南自北。隨其所值。縱而縱之。橫而橫之。員而員之。方而方之。而無有乎不宜者。故太虛虛也。可以天。可以地。可以日。可以月。可以人。虛矣而未嘗虛也。天固圓於太虛焉。而亦虛也。可以元。可以亨。可以利。可以貞。虛矣而未嘗虛也。人亦圍於太虛焉。而亦虛也。可以仁。可以義。可以禮。可以知。虛矣而未嘗虛也。故先衍也者。非徒爲人之衍。吉衍凶。衍休衍咎焉已哉。蓋欲衍者。因其衍而衍之。而得其所本有之先。混混之始爾。故作者能以我之

先而感彼之先。而述者能以彼之先而感我之先。則萬世而下。其有不先我之先而先彼之先者乎。犧堯禹文周孔聖之盛也。而其所相授受者。此其先矣。

人曰。犧堯禹文周孔不言先。而爾虛子則言先矣。爾虛子曰。惡乎犧堯禹文周孔之不言先乎。包犧氏八卦者。先天也。周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則是犧堯禹文周孔亦言先矣。

人曰。犧堯禹文周孔不言虛。而爾虛子則言虛矣。爾虛子曰。惡乎犧堯禹文周孔之不言虛乎。周易曰。周流六虛。則是犧堯禹文周孔亦言虛矣。故六虛者。虛也。廣矣。大矣。高矣。深矣。上而極其上之虛焉。莫非虛也。而莫非其先之周流也。下而極其下之虛焉。莫非虛也。而莫非其先之周流也。東而極其東之虛焉。西而極其西之虛焉。南而極其南之虛焉。北而極其北之虛焉。亦莫非虛也。而亦莫非其先之周流也。人曰。六虛者。六爻之列位也。爾虛子曰。畫而爻矣。列而位矣。豈其虛乎。

人曰惡乎人心之虛也。而能生天。而能生地。而能生日。而能生月乎。爾虛子曰。惡乎人心之虛也。不能生天。不能生地。不能生日。不能生月乎。太虛之虛。我之虛也。我之虛。太虛之虛也。一而已矣。惟太虛之虛。而與我之虛。爲一也。故太虛之生天也。卽我之生天也。太虛之生地也。卽我之生地也。太虛之生日也。卽我之生日也。太虛之生月也。卽我之生月也。抑亦觀之包犧氏之畫卦乎。卦而乾矣。不謂之天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三乎。卦而坤矣。不謂之地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三乎。卦而離矣。不謂之日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三乎。卦而坎矣。不謂之月之生也。而見於畫之三乎。而其未畫之前也。不其先天先地先日先月。而太虛者乎。夫包犧氏人也。亦能以其虛也。先天而生天。先地而生地。先日而生日。先月而生月也。如此。豈其人心之虛也。而不能先天而生天。先地而生地。先日而生日。先月而生月乎。特其自失其先。而不能虛爾。人曰。豈其人也。果真能生天。果真能生地。果真能生日。果真能

也。果真能生天。果真能生地。果真能生日。果真能

生月與。爾虛子曰。我而高明能覆物焉。我卽天也。謂非人之能生天乎。我之博厚能載物焉。我卽地也。謂非人之能生地乎。我而光朗焜耀通乎晝夜而能照物焉。我卽日也。我卽月也。謂非人之能生日。能生月乎。

書先衍卷後

人問爾虛子先矣。而其道則何道也。爾虛子曰。我之先。我之道也。非道非先。非先非道。蓋我之道。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也。人曰。願聞其旨。爾虛子曰。譬之樹然。夫樹一也。分而爲三大枝。曰。儒曰道曰釋。儒之一大枝。復分爲二小枝。有專主尊德性者。有專主道問學者。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道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道之一大枝。復分爲三小枝。清淨也。彼

家也。爐火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儒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釋之一大枝。復分而爲五小枝者。五宗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儒流道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自是枝而復枝。葉而復葉。紛紛籍籍。是是非非。蓋有不可得而勝數者矣。然而唐虞三代之時。有儒乎否也。有道乎否也。有釋乎否也。而人始生之時。知有儒乎否也。知有道乎否也。知有釋乎否也。故儒道釋者。枝也。而未有儒未有

道。未有釋之先者。根也。人曰。根。根矣。而未始有根之先。可得而言乎。爾虛子曰。仁也。人曰。仁。仁矣。而未始有仁之先。可得而言乎。爾虛子曰。無聲無臭。是亦一太虛矣。雖欲言之。惡得而言諸。人曰。夫豈終無可得而言耶。爾虛子曰。天之所以爲天者。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已矣。外此復何言哉。文王之所以爲文者。則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而已矣。外此復何言哉。人曰。敢問不顯之德。爾虛子曰。舜之所謂玄德也。人曰。舜之玄德。文王不顯

之德。豈其所謂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與爾。虛子曰。然。

先衍跋

跋曰。先衍之書。自犧堯禹文周孔以來。所未嘗道也。吾

師龍江先生始言之。其所以發神靈之秘。闡斯道

之微者。夫豈可以易而明言之者哉。延潤竊窺

其大要。殆悉本於吾心之內。太虛之先。所謂畫前之易者是也。故未有文字也。而其易之又也。以畫。既有文字矣。而其先之衍也。以字。然而爾虛子者。亦混虛氏也。故謂之混者。以混太虛。不

可得而別也。彼卽此。此卽彼。混之而爲一矣。而謂之爾者。以爾太虛。不可得而岐也。汝卽我。我卽汝。爾之而兩忘矣。廷潤嘗由此而推言之。先衍而虛其中者。卽虛而卽人也。衍衍而實其中者。卽人而卽虛也。縱而衍之者。升降之機也。橫而衍之者。往來之理也。員而衍之。則效天於崇矣。方而衍之。則法地於卑矣。變之復之。吉凶悔吝之途。判焉。順也。逆也。進退消長之漸。基焉。生成氣運也。四象八方也。配之。則各有定位。陰陽

支干也。四序五行也。屬之。則各有定籌。諸凡畫地分野。七政曆紀。律呂量衡。品節度數。綱常倫理事物。細微而囿於天地日月之內者。其皆囿於此衍之中乎。故分縱橫而衍之。其衍凡二十有四。合方員而衍之。其衍凡六十有四。數其陽而十八之。數其陰而十八之者。三十六也。五天數而五之。五地數而五之者。五十五也。偶則二而八之。八八者。河圖也。奇則三而九之。九九者。洛書也。錯之而復綜之。經之而復緯之。則其衍

也。誠不可得而窮矣。其所以主宰而綱維之。陳列而幹旋之。皆本於人之心者乎。先之復於先也。虛之還於虛也。以契於穆之表。以通天載之神。微乎微乎。其殆不可以致思矣。故雖不必求合乎往迹。而馬負龜呈之旨。先天後天之爻。大象大衍之易。繫辭洪範之章。又推之而至於楊子雲之太玄。周茂叔之太極。邵堯夫之皇極經世。此皆有以得其先。立其大。而集其成者與。故天地日月。各以太虛而藏其用也。犧堯禹文周

孔。各與太虛而同其體也。若吾先生則又以其心之先也。而虛太虛之虛矣。豈非有以立天地日月之宗。會犧堯禹文周孔之盛者乎。此蓋因數寓理之意遠矣。夫豈曰爲人之衍吉衍凶。衍休衍咎已哉。苟有能直反之於心。以求吾先生之所謂先者而先之。則至誠之道。不可以前知乎。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所謂抑亦先覺者。將在此矣。若徒謀之鬼神。以知未來事。則是貳心於吉凶。休咎衍數之學爾。豈吾先生所以衍先還

元混虛爾虛之至意耶。門人林廷潤齋沐百拜跋

林子全集

三教經略

大學

錄大學中庸首數句而其意已備矣或欲取全文及諸經傳而誦之無不可者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中庸

大學止至善推之而至於治平
中庸致中和推之而至於位育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常清靜經

此篇道家之所以爲道者備矣。或欲取諸道經而誦之。亦無不可者。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

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若能常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

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卽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道者。可傳聖道。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着之者。不名道德。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卽驚其神。既驚其神。卽着萬物。既着萬物。卽生貪求。既生貪求。卽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

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心經

此篇釋家之所以爲釋者備矣。或欲取諸釋經而誦之亦無不可者。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

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卽說咒曰。

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跋曰。誦儒經者。當知喚起吾心。孔子。誦道經者。當知喚起吾心。老子。誦釋經者。當知喚起吾心。

釋迦。孔老釋迦。我之所本有也。而孔老釋迦。余
每日。三教先生者。以孔老釋迦。先我而生。而得
我心之所同然者爾。陳致虛曰。八字打開。中有
見成公案。三氏俱有心印之說。而宋儒亦曰。人
心如印板。豈不謂吾心之所皆備而見成者。三
氏之真經乎。若果能真知此意。而得其所同然
者。是雖手不持卷。口不念經。謂之從劫至劫。手
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可也。如或不知心
所同然。而徒索之文字之間。是雖手不釋卷。口

不輟念。則亦何異於女史誦詩。內豎傳令。殆非
孔老釋迦作經之本意也。六祖曰。經有何過。豈
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已。口誦心行。卽
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卽是被經轉。余於是而知
三氏之教。以心行爲尚。而誦經者。甚無爲經所
轉。斯爲得之。莆林兆恩謹跋

我心之

無

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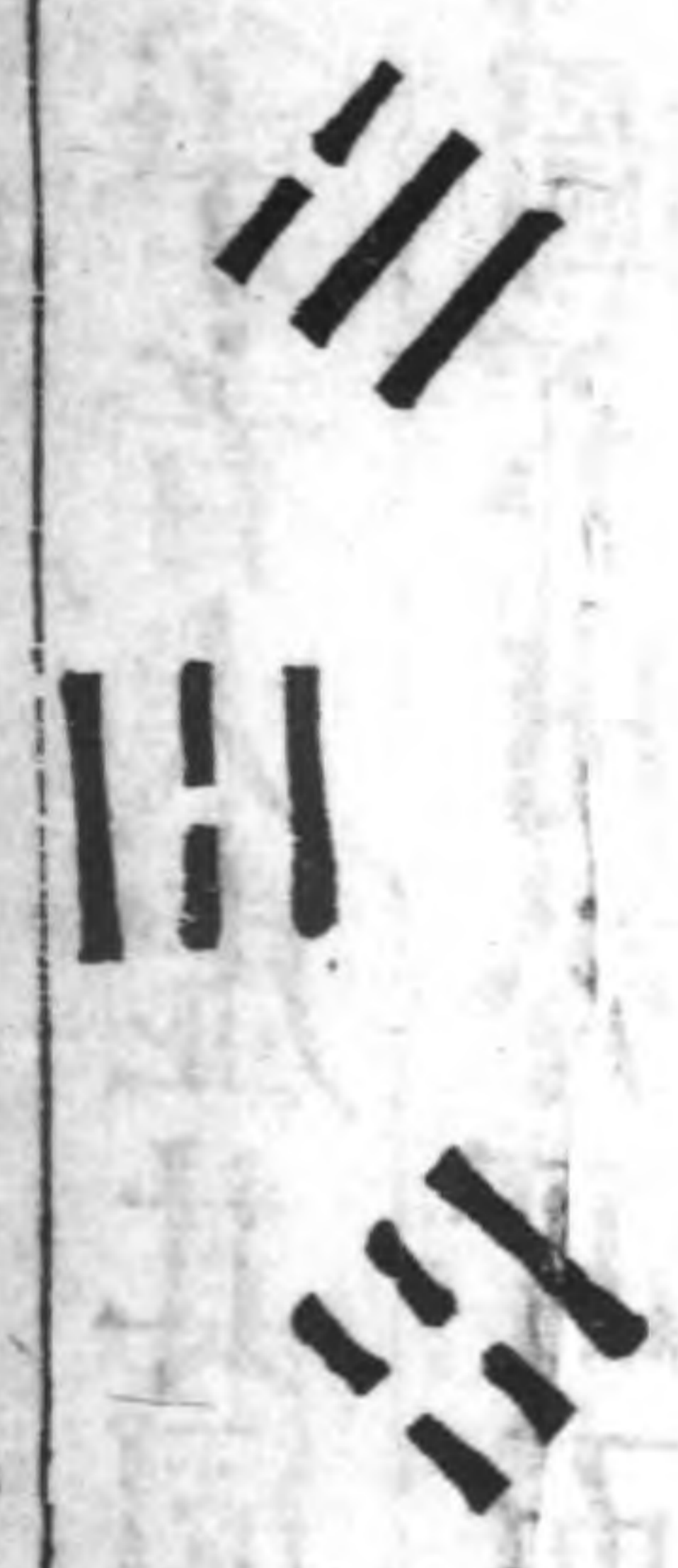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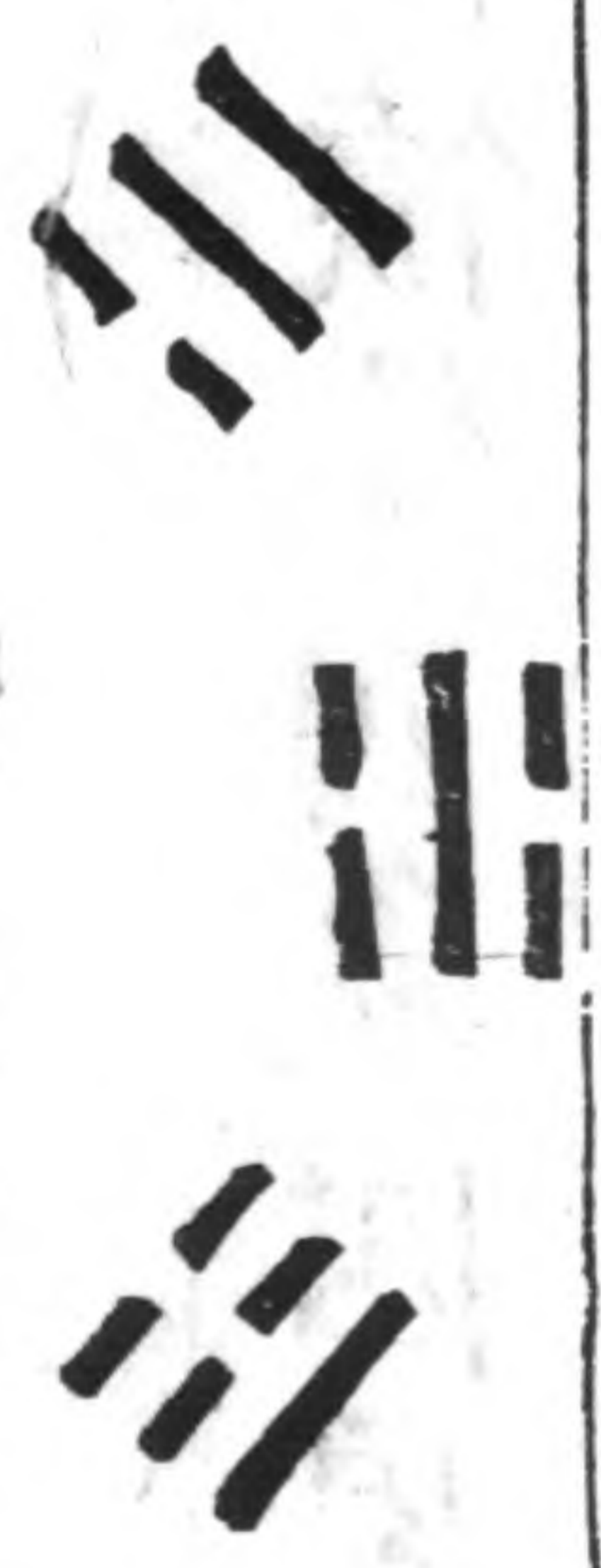
林子全集

儒經

河

圖

門人
李應時編集
李仲英重梓



林子曰。河圖而虛其中者。太虛其同體也。而誦易之繫辭者。當知是圖不出於河。而出於伏羲之心矣。易以道精微也。故以河圖繫之易。

易經繫辭

此錄朱子之所集摘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洛

禮

皇

極

書

紀

洛

書

林子曰。洛書而實其中者。皇建其有極也。而誦書之洪範者。當知是書不出於洛。而出於夏禹之心矣。書以道政事也。故以洛書紀之書。

書經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醜。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癸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

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

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

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林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聖人之心。一河也。而圖則從此出焉。一洛也。而書則從此出焉。而易之所謂則者。乃準之之義也。文言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者。是也。孔子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而謂之中心者。豈非吾身之土中。吾身之河洛耶。然河圖則用八矣。其中虛者。無極之始也。虛而實之。八而九之。無極而

太極也。其河圖而洛書者乎。洛書則用九矣。其中實者。太極之真也。實而虛之。九而八之。太極本無極也。其洛書而河圖者乎。余嘗辟之。草木然。枝枝葉葉。雖云繁矣。而其數則可陳也。未始芽而仁者。太極也。未始仁而本體虛空者。無極也。而其義則難知也。故未始仁而仁矣。仁之而芽。芽之而枝。而葉者。順也。枝枝葉葉。而復芽矣。芽矣而仁。仁矣而未始仁者。逆也。然數往之順。由於知來之逆。故曰易逆數也。論語曰。復禮爲

仁。蓋言果實之仁者。仁也。而禮則芽之而節文矣。故復其節文而不使芽者。爲仁之道也。孟子曰。湯武身之也。又曰。湯武反之也。又曰。反身而誠。蓋言反之於身。而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者。誠也。其曰復曰反者。不謂之逆數之易。歸根而復命耶。如或不知無極之始。太極之真。而致詳於數往之順。是其所務者外。直在枝枝葉葉間。爾。豈曰復禮之仁。反身之誠。而爲易逆之義。孔孟之學也哉。

詩經卷阿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遐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

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莘莘萋萋。誰誰喈喈。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斲之罄矣。維繫之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

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

鐘鼓樂之。

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
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春令在原。兄弟
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兄弟闓于牆。外禦其務。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
弟。不如友生。儋爾盥豆。飲酒之飶。兄弟既具。和樂
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
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
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
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醜酒有藇。既
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酒埽。
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
咎。伐木于阪。醜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
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
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林子曰。右詩五篇。而事君事父以別以序以信之理備矣。

禮經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

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

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導。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

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

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

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

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恩
君主。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
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
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林子曰。余嘗採輯儒經數帙。而命之梓氏者。乃
爲世人徒知誦道釋二經。而不知誦儒經者。道
也。夫誦道釋二經者。槩達之天下。無老無少。無
男無女。無不以儒者之經。不能爲人造福也。殊
不知造福之言。寔道釋二氏。所以誘人以爲善

也。善也者。福之基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今試
取儒者之經。而日誦之。而其爲福也。有不大哉。
心印經曰。誦之萬徧。妙理自明。朱子曰。讀書萬
徧。其義自見。讀亦誦也。蓋當此誦讀之時。他無
所聞也。亦無所見也。正襟危坐。如對聖賢。沉潛
反覆。日復一日。而性靈忽然而自悟者。其妙理
有不明。而精義有不見耶。妙理旣明。精義旣見。
則其所以利益於我心身者。不旣多乎。由此而
爲賢也。由此而爲聖也。此其爲福也大矣。而經

傳所紀祿壽康彊者。特其餘耳。然余又有說焉。若河圖洛書。精微之極致也。尚矣。而儒者之行。莫先於孝。故孝經言孝之至也。則曰通於神明者。神之也。曰光于四海者。大之也。曰無所不通者。以言乎其神。而幽之神明。不足以盡其神也。以言乎其大而遠之四海。不足以極其大也。至於道家。亦嘗言孝之大也。曰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夫莫大於天地民物。而孝之所至。則有大

於此者。何其大與。釋氏亦嘗言孝之神也。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夫莫神於天地神明。而孝之所感。則有神於此者。何其神與。古人有言曰。仁人事天。猶事父。孝子事父。猶事天。故以父母言之。則曰父天母地。以天地言之。則曰乾父坤母。由此觀之。則知天地父母。我皆賴之以生。以養。以爲命矣。而天地父母之氣。有不與我之氣相爲流通者乎。然有天地而後有父母。有父母而後有我。則是我之於父母。

也。而流通之氣比之天地為最近矣。惟其父母之於我也。而流通之氣為最近。故其父母之於我也。而感格之機為最神。故曰莫若孝於二親。莊子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余於是而知蓼莪之詩。與夫孝經一帙。又當終身誦之。而跬步之不忘焉。可也。

時
隆慶丁卯至日。莆林兆恩書于三山借借室。

右我

師龍江先生自設教以來其所採輯儒經數帙令

諸生口誦而讀之。以為聖為賢者耳。要之詩之五倫禮之。儒行而以倫行為立本也。書之。洪範而以洛書為入門也。易之繫辭而以河圖為極則也。先生之所以教人者。備矣。或問求放心存心。先生則嘗言之矣。其曰河圖曰洛書。而先生則鮮言之者。何也。文誼答之曰。文誼何足以知之。豈非孔子所謂罕言仁。罕言命。罕言性。與天道。而倫行之顯。先以求其放心。以存心與時。萬曆甲戌端午。門人洪文誼百拜書。

